

# 姜杰：我从熟悉的形象做起



姜杰,1963年生于北京。1984年毕业于北京市工艺美术学校特种工艺专业;1991年自北京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毕业后就职于本院雕塑创作室;1995年中央美院研究生,现为中央美院雕塑系副教授,研究生导师。



林子

7月17日,烈日炎炎,上海美术馆门前却依然忙碌,“2009马爹利非凡艺术人物”上海巡展召开在即。身材高挑,长发披肩的姜杰正在来回走动,不断地调整她的作品的摆放位置。这是展馆一楼入口处左转,错落有致的几组以“儿童大头”为主体形象的雕塑在射灯下尤为醒目。

## 从人文关怀出发

姜杰的作品轮廓简洁,外表光滑且线条柔润,其创作主题流露出本能的人文关怀,这虽在女性艺术家中较为普遍,然而她的独特之处在于能够运用简单流畅的雕塑线条带给观赏者繁复丰富的内在想象空间,用女性的视角审视世界的同时,亦能超越性别,直指生命本真的脆弱与无奈、矛盾与张力。

一直以来,姜杰的雕塑作品都蕴涵着一种女性所特有的敏感和细腻。她塑造出来的人物在清秀的眉目之间总流露出一股清冷又忧郁的表情,流丽的线条中却蕴含着一种神秘悠远的超自然色彩。她关注个体生命的最初状态,这也是她探求生命本真的载体意象。姜杰常选择弱小稚嫩的人物形象,以女性特有的母性和柔美赋予他们更多的情感和感知,展现出她自己对于生命存在的解读和感悟。

无论是早期作品《易碎的制品》,还是稍晚的《在》,她所刻画的人物形象的神情之中都

有一种被压抑的不解与凄寂。《娱乐2006》中两个全身被涂成鲜亮粉色的女孩,看似游戏人间的不羁神态却无法掩盖她们与周围世界的隔膜和疏离。姜杰作品的深刻艺术表现力不仅源于她对生命的极致追寻,也同样得益于她对艺术作品表层处理上的独辟蹊径。丝线、薄膜等轻质物品所环绕烘托出的是一种充满诧异与戒惧、浮动与不安、令人心生敬畏的氛围,而作品光洁如流水的形体又宛如精细的瓷器,艳丽而夸张的色彩处理更渲染了氛围的飘渺和不真实性。这种美好中隐含着危机的感觉传递给观赏者一种对生命的疼惜与感悟。

## 从熟悉的形象入手

针对大部分观者对她选用“婴儿”题材的好奇,姜杰认为正如每一个人都会用自己熟悉的方式讲话,她也是从自己熟悉的形象做起,比如婴儿和儿童的形象。姜杰说,形象只是作为一个媒介使用,当作品在考虑年龄和时间段的问题时,当形象升格时,在艺术家手里,它就是个符号或方法。中性的“婴儿”在艺术家每个阶段用于反应不同的问题,介于成人和儿童之间,掺杂更多成年人的情绪。

当人意识到自我的脆弱与存在时,他就会开始渴望一种心灵的诉求,而表达永远是滞后的,作品只能表述过去的自我。审视着过去的小我,却无法达到真正意义上的施救,将是何等的无奈。而无奈也仅仅只是一种情绪,或许姜杰在把自己的即时的情绪表现之余,只是希望能令同样拥有此类脆弱敏感的观者产生些许共鸣。

当我们再次纵观姜杰的艺术作品,无论是早期的易碎危险

### 编者按:

女性,天生母性。当人们整天为了所谓的“有为”鞠躬尽力、疲于奔忙的时候,源自人本的天怀早已荡然无存。或许偶尔的英雄情怀、偶尔的感人场面可以让人内心本能的爱和关照再次回归一下。然而,当忙碌持续而来,一切就又被抛之脑后。

作为女性,作为艺术家,姜杰将女性特有的细腻、敏感通过艺术家的语言转化成一种最柔美,却又最有力的呼唤。近年来,代表“弱小”的婴儿和孩童形象已经成为姜杰艺术创作中的核心和主体形象。她用她特有的方式和智慧,召唤着人性最本源的爱、呵护和情感。学会关爱他人,就是关爱自己。或许这就是姜杰的艺术诉求。

与怪异,还是稍晚的写实、超常但健康强壮,无论是无力的刻画,还是弱小的浮华映衬,姜杰一直延续着“脆弱关怀”的主题,作品透析出生活的矛盾与悲喜,来源于过早被遗忘的生命本真,女性艺术家的敏锐与包容同在,用开放的艺术直面无奈的人生。

### 创作与教学不冲突

在从事个人创作的同时,姜杰还担任中央美院雕塑系副教授,研究生导师。谈及学院派技艺与创作本身的关系时,她认为当代艺术仍然需要传统技艺的基础。她说:“反传统,首先必须知道什么是传统。当下的教育体系虽然还存在需要调整的地方,但是那些基本的技能却能给你提供一个简单准确有序的方法把个人内心想法塑造出来。所谓的跨学科跨领域同样是要基于专业性的经验积累,方能跨界。当你面临更多的社会问题和生存问题时,或者当你想表达更深刻更复杂的情绪时,作品就不止是一个雕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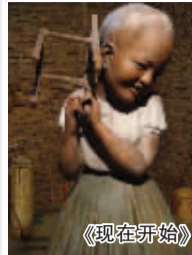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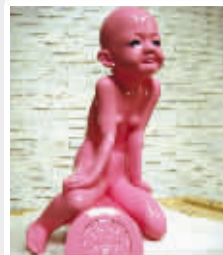
姜杰在艺术创作中同样积极回应新技术和新材料的探索与利用。她说:“有时候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东西,比如我曾经拍摄过一个东西,它能够达到的是一个雕塑不能达到的,学习和揣摩如何把一个新技术结合到自己的作品里,作为一个整体出现,并发挥到应有的程度,我觉得才是最重要的。不光是雕塑还有图像、影像,将你原先已有的跨学科的东西都融汇进来,作品

就会显得更丰富,甚至是医学,音乐,文学等等。我不会在意我必须使用什么,当然作品用专业以外的东西来表现,难度会增大,请专业的人来辅助你完成,有时也是非常必要的,因为你不可能每一个学科都顾及到。”

对姜杰的解读,讲到最后,我们不能不提的是女性艺术家的话语及语境。当代艺术世界中的女性艺术并不一定是一种女性主义艺术,这个命题好像在中国从未真正成为一个群体现象,也更没有一个与之对应的女性主义思潮和艺术理论。但在相应的艺术实践中,女性艺术在艺术主题、前卫性和参与规模上真正意义的进入一个全方位的崛起,这是无可争议的。像姜杰这样的女艺术家正在中国当代艺术界迅速地崛起并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在》系列



《现在开始》



《娱乐》系列

## 姜杰:不习惯被贴上女性艺术家的标签

林子

有评论家说,近20年来,中国女性艺术家会把直觉和本能、个人经验和心理世界展示在作品里,你是否同意?你介意被贴上性别标签吗?

姜杰:艺术家被贴上性别标签,主要是针对女性而言,其实男性也是一种性别。当然,女性会更多地依靠直觉这一特质,但其实不止是直觉,它是一个综合的因素。女人,天生就非常敏感,也非常直接,但是也有很多男性艺术家有女性气质。知识界有很多的学者,非常严谨地做事情;在艺术界,有很多好的艺术家都在凭直觉,这样才能更尖锐、更敏感、更直接。对此,并不分男女,更直接是一种需要,太知识性的东西和太需要解读的东西只是其中的一种。我并不承认我只是一个女性艺术家,我也不太习惯被别人贴上女性艺术家的标签。

你认为地域差异会让女性艺术家在创作时所关注的角度和问题产生差异吗?

姜杰:各个地方的女艺术家所关注的东西都差不多,全世界的女艺术家关注的问题和角度也都差不多。所以,观众在面对女艺术家的作品时不会觉得生疏,也不觉得难以理解,包括国外女艺术家也是如此。因为她们没有那么强的观念和社会内容以及政治性在里面,更多的是从纯粹的个人角度出发并展开。

你总是以儿童或者婴儿形象为主题创作,这是什么样的心理状态呢?

姜杰:每一个人都会用自己熟悉的方式讲话,我也是从自己熟悉的形象做起,比如婴儿和儿童的形象,不只是说一个儿童的事,而是一个人这个社会里的存在。形象只是作为一个媒介使用,并不只是一个婴儿。就像有人喜欢抽象的,有的人喜欢具象的。在我的作品中也有很多也不是婴儿题材,有动物,有动物胚胎,有幼仔……可以讲出很多这类的形象。看我以前的作品就知道。

这些形象的采用,在你的创作中意味什么?

姜杰:这里我更多的是想说,我们很少去关注和与我们同样尺寸的人,而可能会更关注那些年龄上小于自己,或者尺寸上小于自己的人。因为这类人才会让人更容易产生呵护它的举动,这是一种条件反射。我们对弱势群体不会不自觉地有一个反应,而对和我们同体量的人就不会。我们会更愿意帮助他们,不管是年龄小还是尺寸小。同情弱者不光是女性的共性,也是人类的共性。这是我创作中使用的一种方式。我的每件作品都会考虑年龄和时间段的问题。而每个时间段我所关注的问题又是不同的,虽然有很多都是用的小的形象,但是反应的问题并不一样。它并不具体代表谁,而是一个中性替代品,没有具体的模特,它是介于成人和儿童之间的一种形象,掺杂着很多成年人的表情。和我自己的孩子没有关系,我生育之前就已经开始这个题材的创作了。其实反映出的是我自己的状态。它表现出一种无奈的情绪,通过这样的载体表现出来,是无法复制出来的。但是你的观众受不受用,接受不接受的问题。每个人的背景和经历不同,决定面对事情的反应也不同。我的这些作品只是我每个阶段自己的状态。